

好“色”之徒寻国色

■本报记者 张文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寥寥几笔，一幅绚丽生动的江南图景跃然纸上，这便是色彩的魅力。天地万物，目之所及，皆有色彩。然而这色彩背后的种种趣味与深意，现代人却常不及细想。比如，为何说“黄花闺女”？青、绿、蓝之间曾上演何种“相爱相杀”的戏码？中国人最钟爱的红色，又经历过怎样的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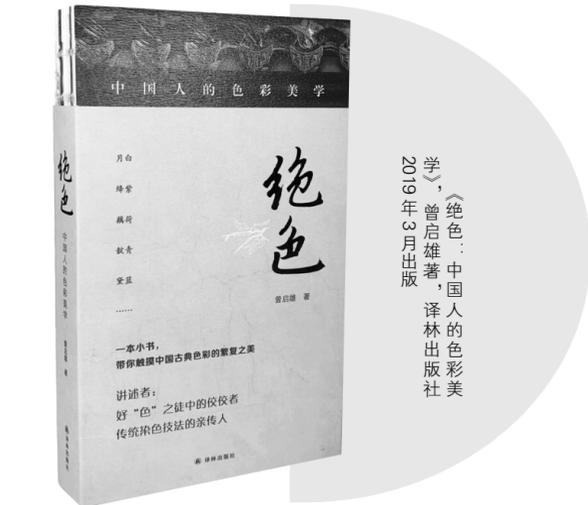
在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名誉教授曾启雄看来，了解色彩，特别是中国传统色彩文化，是件极其有趣的事情。如果进一步将色彩与历史、文化、社会、信仰等相连，更可以开辟出一条寻找民族特色的独特路径。《绝色：中国人的色彩美学》这本小书正记录了他寻路的过程。

甘被“色诱”30年

曾启雄常把自己称为好“色”之徒，这里的“色”当然是指“色彩”。

与色彩结缘始于30年前。那时，曾启雄正在台湾东海大学美术系教授色彩学，由于教学需要，他开始收集、阅读和比较台湾市面上所售的色彩学教材及相关书籍。在这个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这些书籍中大部分内容是讲述近代西方色彩学的，也就是自牛顿后光学发展下的色彩学，而对本土色彩文化甚少提及，只有“东青龙、西白虎、北玄武、南朱雀”而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所看到的日本书籍，虽也是从西方近代色彩开始讲起，但最终必定会落到日本自己的色彩观、色彩发展历史与文化上。

读完日本与美国的大学教材，曾启雄说自己心中升起“淡淡的惭愧感”，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国传统色彩到底在哪里？恰在此时，一位



《绝色：中国人的色彩美学》，曾启雄著，译林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日本同学请曾启雄帮忙照顾学校实验室种植的蓼蓝，这成为了曾启雄了解中国传统色彩的开端。

对传统色彩稍有所了解后，曾启雄打起了文学作品的主意。他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和作家张曼娟的作品入手，统计书中涉及的色彩词汇，进而去理解作家使用色彩的特点。为此，他查阅了不少古今字典，在此过程中又发现许多色彩词汇含义的诠释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差异，于是又将字典与色彩联系起来，从《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到现代字典，带着研究生慢慢铺开了研究的地图。

就这样，一个问题牵出另一问题，从色彩词汇延伸到色彩认知、传统染

色的技法复原、中国传统色彩的古典表现技法与现代生活的应用等，这时曾启雄才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好像航行到了茫茫大海之中，方向明确但又知道自己的渺小与无知，因此希望能‘色诱’更多人理解和投入，建构出中国传统色彩的全貌”。

这也是他创作《绝色：中国人的色彩美学》一书的初衷。

色彩背后有深意

在书中，曾启雄讲述了37个关于黑、白、蓝、绿、紫、红、黄等色彩的故事，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文学表达、语义演变、历史文化、传统技艺等多个方面。

比如，书一开篇曾启雄就搬来了孔夫子。《论语·乡党》中说：“君子不以绀饰。红紫不以为袷服。”孔子借由穿衣来比喻为人处世的道理，如果对服饰色彩不了解，就无法深切体会其中的趣味。“古人染制深色衣物，是很费工和耗材料的。”曾启雄解释道，“要染出红色或紫色，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制作与麻烦的工序，最后将这样染制出来的衣物当作内衣穿在里面，显然是相当不合理的。”

如今，应该是重新回顾与理解过去文化、历史的契机，再次回溯文字口语或文字表达上的古典典范，穿回、用回、吃回传统色彩的自信。”曾启雄说。

书中还涉及许多历史典故。比如在讲述黄色的一篇文章中，曾启雄就饶有兴趣地提到了“黄花闺女”的由来。该词源自《太平御览》，说南朝宋武帝时，某天寿阳公主正在殿外酣眠，恰巧有梅花落在额上，印上了花瓣的形状和色彩，宫女们竞相效仿，流行起梅花妆。在冬天以外，就以菊花即黄花来替代，由此衍生出“黄花闺女”的说法。此外，还有“齐桓公恶紫”等故事，让文章读起来非常有趣。

有趣之外，在曾启雄看来，理解中国传统色彩文化还有助于解开很多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秘密。

比如，曾启雄举例说，在闽南话（河洛话）和客家话、绍兴话中，“黑”的发音都以“乌”的发音表达。这三种方言发音的相似性，极可能是因为三个族群早期在中原区域曾彼此相邻，不约而同地在选择语言措辞时，舍弃了“黑”字，使用了“乌”字。后因为战乱移居与长时间分隔，他们各自保留了色彩语言表达上的切片，而这些切片恰好都保持了原本的发音。“这是于田野研究过程中，偶然发现的有趣现象。”

寻回国色路漫漫

在豆瓣上，有网友重金寻求曾启雄的旧作《中国失落的色彩》。而曾启雄自己也在寻找。

如今，由于现代染料的广泛使用，广西、贵州、云南、新疆等地一些少数

民族所依赖的天然原料制成的、极具特色的穿着与生活色彩正在逐渐消失。这虽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但也引起了曾启雄等学者的担忧。

“传统染色活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选择何时繁殖、采收、染色，都有时间、季节的节奏，也呼应着与环境的关系，并与各地的信仰、历史有所联系。因此，色彩的消失，绝不止于色彩的改变而已，也相应带来文化与生活形态的改变。”曾启雄说，“如果民族特色不见了，不同部落间的差距会缩小，生活习惯也跟着改变，生活不再像从前那般自给自足，而是依赖外部的供应。届时，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可能会在不知不觉因为均质化而消失。”

现代染料的诞生距今不过百余年，就迅速击溃了发展几千年的天然色彩。在曾启雄看来，或许那些天然色彩材料可以发展出其他用途，但长时间经由天然染色积累下来的中华民族色彩使用样貌及其意义与特色，却在化学合成色彩材料的影响下，全面地衰退了、改变了。

“国际化的同时，没有自我是很容易迷失方向的，最后沦为没有根的现象。最容易找到自我的方式，就是到传统文化里去爬梳，理出自己的特色。而色彩，是生活中最基础的东西，它具体地构成了国民生活的基础面、工业生产的面貌、消费者的第一印象、环境与空间的美感等等，有着无法忽视的价值。”曾启雄说。

而要重新找回失落的中国传统色彩，曾启雄坦言，这不是出版几本书就可以解决的。“其他比如教育层面的推广，包括教具应用、幼儿教育、高校教学内容改进等，都需要教育部门的介入与研究学者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在研究方面，也需要更多探讨。最近三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就是个很好的平台。此外，我们还应该丰富中国传统色彩建构的内容，将建筑、考古、陶瓷、颜料、染料、室内设计、都市景观规划、生活器具等各方面纳入其中。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段很长的路。”曾启雄说。

书 Ba



《风干的记忆》 东子

近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公示了第一批429处历史建筑，包括中关村街道的科源社区三栋楼，也就是被称为中关村“特楼”的13号楼、14号楼和15号楼。

这一消息让曾在特楼居住过的边东子特别高兴，因为此前特楼曾被列入北京市改造拆迁范围。“这下特楼就不会拆了。”边东子还告诉《中国科学报》，由他撰写以及他作为主编之一的两本关于中关村特楼的书正在清样，即将出版。

1950年代为中科院科研人员建设的三栋住宅楼，因其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最好，安置海外归来的著名学者和国内自然人文各学科领域的知名科学家居住，被称为“特楼”。这三栋楼曾居住过钱学森、赵忠尧、钱三强、贝时璋、童第周、赵九章、郭永怀等许多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学界泰斗。

因为父亲是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的党委书记，1959年，12岁的边东子随家人搬进了中关村13号楼，直到1980年迁出。2008年出版的《风干的记忆——中关村“特楼”内的故事》（以下简称《风干的记忆》）就是边东子收集、整理、写作的科学家的事迹和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7月1日，《风干的记忆》出版为契机，中国科学报社组织了一次座谈会，邀请了特楼内曾居住过的数十位“小住户”，他们中有的甚至近50年没有见过面。陈世骧的女儿陈受宜、柳大纲的儿子柳怀祖、贝时璋的儿子贝德、童第周的儿子童梓中、顾准的女儿顾淑林、赵忠尧的女儿赵维勤、赵九章的女儿赵理晋、陈宗器的女儿陈雅丹等在一起共话特楼居住岁月。

如果《风干的记忆》算边东子的个体回忆，《中关村回忆》就是特楼“小住户”的集体回忆了。2006年，离乡20余年的昆虫学家蔡邦华之子蔡恒胜重回中关村，带回了儿时记忆。回到北美后，蔡恒胜以“中关村人”的博文名撰写了《中关村回忆》的系列文章，发表在中文网站上。

2008年蔡恒胜再次回国，萌发了联系特楼子女撰写一段中关村历史的想法。柳怀祖欣然成为组稿者之一。2011年这部集合了28位科学家后代回忆文章的《中关村回忆》出版了。

这本著作不是正史，也不是野史，而是侧史，是子女眼中的科学家。这正是柳怀祖为《中关村回忆》定下的基调。也正是如此，我们得以感受科学家身上流淌的温暖和爱意。我国地磁学的奠基人陈宗器吃饭时会给儿女出各种有趣的鸡兔同笼的数学题，晚上会架起天文望远镜教他们看星星，出差还不忘买《连环画报》寄给爱画画的女儿；植物学家林榕多才多艺、幽默风趣，在缺衣少吃的战乱年代，孩子们饿了没饭吃时，他就画个大饼充饥，最可乐的是“看咸鱼吃饭”，叫孩子们看一眼“咸鱼”吃一口饭，竟然把孩子们哄得不再“抗议”了……

除了亲情与爱意，让“小住户”们拿起笔来撰写那段往事更重要的原因是父辈身上的科学精神，他们都是在科学的氛围里长大的，在那个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初创时期，他们亲历了父辈科学家的顽强奋斗与无私奉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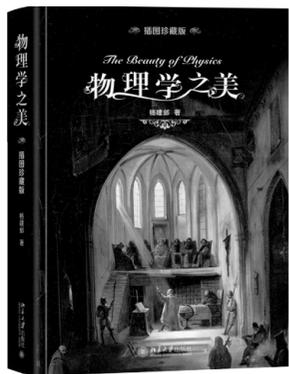
这大概正是特楼住户深爱特楼的原因。“你要问我中国科学院是从哪儿起家的，我就就在这60年的李佩曾这么讲。”在特楼住了近60年的李佩曾这么讲。“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去了。”何泽慧曾这样婉拒搬家的建议。

边东子告诉《中国科学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风干的记忆》和《中关村回忆》都已增补修订，将在近几个月内出版。《风干的记忆》将更名为《中关村特楼》，书中增加新发现的史料，如科学家程冠兰、刘崇乐等以及三位党政干部的内容；《中关村回忆》则增加了张劲夫、谷羽等人的内容，更名为《中关村忆事》出版。

特楼「小住户」的记忆

■本报记者 李芸

书后



《物理学之美》(插图珍藏版)，杨振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物理学之美 美在哪？

■陈静

今年4月11日，科学家从“事件视界望远镜”拍到黑洞的第一张照片，证实了数十年前爱因斯坦依据广义相对论的预言。

为什么在没有看到真实照片之前，很多科学家就已经确信黑洞的真实存在？纵观科学史，类似这样的“无中生有”并非个案，比如麦克斯韦在没有具体实验的情况下，仅凭抽象的“审美判断”提出了电磁波假说；在吴健雄的实验验证之前，杨振宁和李政道就提出了宇称不守恒规律……

是什么指引着科学家做出这样的科学预言？又是什么让科学家坚信自己的预言？

难道真如诺奖得主狄拉克所言：“学物理的人用不着对物理方程的意义操心，只要关心物理方程的美就够了”？为什么杨振宁先生也总结说“物理学存在三种美：现象之美、理论描述之美、理论结构之美”？

也许，上述这些疑问，读者都可以在《物理学之美》书中找到答案。

缘起

2008年，《科技日报》原副总编王直华与北京大学出版社教育出版中心主任周雁翎，开始策划《物理学之美》，目的是让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认识到物理学这门学科的美好一面，进而热爱物理学，投身物理学。当年，与此一并启动的是一套完整的“科学之美丛书”，拟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六门学科。

《物理学之美》幸运地邀请到科普作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杨建邺来创作。几次沟通之后，作者很快就精选了九个专题，以时间轴为隐线，从开普勒的和谐宇宙到杨振宁-米尔斯的规范场故事。每个专题重点讲几位

密切相关的大师的故事及其理论，各个专题看似跳跃，内在又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也是九堂简短有趣的通识课。通过物理学思想史上这几个重要的节点，既将该学科的大框架搭建起来了，又顺便带领读者重温了物理学史上那些美丽的瞬间。

《物理学之美》的选题立意和创作内容都得到了杨振宁先生的称赞，也获得了北京市科协专家的认可，获得科普专项资金资助。经过三年的努力，《物理学之美》首版于2011年8月，获得了2012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北京市优秀科普作品奖和吴大猷科普著作奖。这本书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19年1月，我们推出了颜值更高的插图珍藏版。

回忆20多年前，我的中学时代，那时候总觉得物理方程式很难，课本很枯燥，即使当时成绩很好，但对物理从来也提不起兴趣。在我全程参与《物理学之美》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十多年里几十次反复阅读书稿，经常感觉那些曾经挂在中学教室墙上的科学大师的画像，如今跃然纸上，万分亲切。如果我在中学时代有机会阅读这么优秀的科普图书，我对物理学科的态度一定会更积极。

角度

正如本书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物理学之美》强调的不是现象之美，而是物理学理论之美，尤其是理论中的结构之美。因此，作者从理论的发展过程着手，虽然同时描写大师的生活经历、性格喜好等，但最主要的是结合当时的科学文化背景，再现大师如何在研究过程中感受到模糊的美感，又如何建立审美判断，最终引起物理学思想的革命。可贵的是，《物理学之美》并没有无

限夸大每一个审美判断的功能，而是正视每一个物理学家因为不适当地利用这些判断而遭遇的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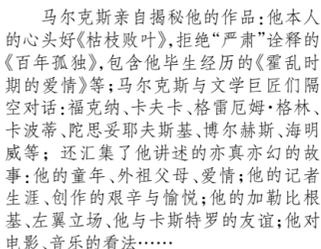
比如，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的曲折的过程，是科学史上很有趣的一段故事。1921年，当普朗克等著名物理学家提名爱因斯坦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时，瑞典医学教授古尔斯特兰德曾极力反对，并曾私下表示说“绝对不能让爱因斯坦获奖，哪怕全世界支持他”！

对于这种分歧，本书作者将之归结为一种审美判断的冲突，他认为“19-20世纪之交的科学革命过程中，科学的审美判断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的变革，科学家之间发生的争议差不多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老一派的科学家（以古尔斯特兰德为例）抓住‘实验是检验一切理论的根本标准’，不容动摇；而新成长起来一派年轻理论物理学家（以普朗克为例）已经发现，‘判断真理的标准发生了变化，有了新的标准，不能死死抓住实验标准而断然否定物理学理论中的美学标准’。”

本书策划周雁翎在媒体上发表书评文章《倾听科学与诗的对白》，从另一个特别的角度总结了《物理学之美》一书的闪光点。当谈到麦克斯韦等伟大科学家的大胆想象时，周雁翎感叹道：“这是科学与诗的对白，是情与理的对白，是不同知识体系的对话，是异质思维方式的对话，也是两种文化的对话。这种对话，在人类思想史上永远闪耀着智慧之美的熊熊火光。”

心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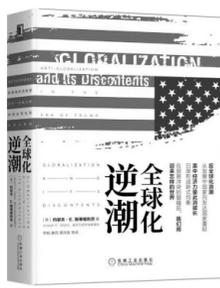
《物理学之美》的编辑过程确实花费了比其他图书更多的时间和心思。翻开书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知识链接和图片，涉及书中人物的回忆录和书信，科学家自己创作的诗句，他们



《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

马尔克斯亲自揭秘他的作品：他本人的心头好“枯枝败叶”，拒绝“严肃”诠释的《百年孤独》，包含他毕生经历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等；马尔克斯与文学巨匠们隔空对话：福克纳、卡夫卡、格雷厄姆·格林、卡波蒂、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海明威等；还汇集了他讲述的亦真亦幻的故事：他的童年、外祖父母、爱情；他的记者生涯、创作的艰辛与愉悦；他的加勒比根基、左翼立场、他与卡斯特罗的友谊；他对电影、音乐的看法……

本书精选了这位讲故事大师20多年间接接受的11篇重要采访，其中多篇首度译成中文。这些访谈清晰而系统地勾勒出他早期、中期乃至后期的创作脉络，更为了解和研究马尔克斯其人其事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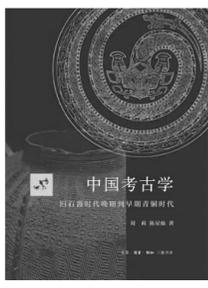
《全球化浪潮》

《全球化浪潮》[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李杨、唐克、章添香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他上一本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中，解释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表现出越来越不满。而在当前的逆全球化浪潮中，似乎发达国家的负面情绪更甚。错误的全球化方向已经反噬了西方发达国家，导致产业空心化和不平等加剧。而这些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

本书的第一部分，作者详细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只会适得其反，并描述了能够实现全球化并将所有人受益承诺的替代政策。而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作者明确回答了全球化进展的结果如何，谁将会受益；同时关注了后特朗普世界可能出现的新全球化。（喜平）

荐书



《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

刘莉、陈星灿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9月出版

7月6日，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意味着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于距今五千年前，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

“良渚文化(3300BC~2000BC)分布于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以环太湖地区为主。该文化于1936年首次在杭州附近的良渚发现，文化遗存以黑陶为特点，当时被认为是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传播所致。直到20世纪70年代，良渚文化才被当作一个地方文化类型，可能和龙山文化同时，甚至可能略早。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200多处良渚遗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墓葬，且常常随葬玉器。有关良渚文化的研究有很多，玉器研究尤多。”在这本书中，两位学者对良渚文化有详细的介绍和深入的分析。这本书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8000多年来社会进步的过程。



《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

[美]吉恩·贝尔-维亚达编，许志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